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嚴陵集卷五

宋 董弅 編

詩

經嚴子陵釣臺作四首 龐籍

翠岫臨寒瀨先生老此中釣耕輕萬乘要領戒三公入宿星躔動歸來世網空何人知此意千古激澆風

道閑寧濡足時平亦括囊故人登帝世清瀨自吾鄉渭

叟非真釣商奴是詐狂先生不可問天外一鸞翔
閒箇狂奴足生平在草萊不榮升帝腹寧自蹋魚臺步
武中朝下睥睨故國回滄浪重一濯京雒有塵埃
長天杳杳道冥冥一士孤風達至精雲若有心應有著
魚緣輕餌是輕生何人楚澤三年放此地家灘七里清
應宿將臣皆列土未將煙水博功名

釣臺 王安石

漢庭來見一羊裘閟默還歸舊釣舟迹似磻溪應有待

世無西伯豈能留崎嶇馮衍才終廢寂寞桓譚道被尤回視蒼生終不遇脱身江海更何求

詠嚴子陵　梅堯臣

不顧萬乘主不屈千户侯手登百金魚身披一羊裘借問此何爾心遠忘九州青山束寒灘濺浪驚素鷗以之為朋親安慕乘華輈老氏輕璧馬莊生惡犧牛終為藴玉石敻古輝巖丘

讀范桐廬述嚴先生祠堂碑

二蛇志不同相得蓁莽裏一蛇化為龍一蛇化為雉龍飛
上亨衢雉飛入深水為蜃得自宜潛游江海涘變化雖
覺殊有道固終始光武興嚴陵其義亦云耳所遇在草
昧既貴不為起翻然歸富春曽不相助治至今存清芬
烜赫燿圖史人傳七里灘昔日來釣此灘上水濺濺灘
下石齒齒其人不可見其事清且美有客乗朱輪裵裒
想前軌著詞刻之碑復俾存厥祀欲以廉貪夫又以立
懦士千載名不忘休哉古君子

送正仲都官知睦州

每嗟相逢少常苦離别多行行復止止往往起悲歌古來易水上義士有荆軻捐軀思報恩飲恨歌柰何況彼兒女懷牽纏如蔓蘿是以世間人鬢髮易番番喜君得郡章東歸隨春波灘上嚴子祠繫船聊經過其人當漢興富貴不可羅足加天子腹傲去釣于河冬披破羊裘夏披破草蓑心中小宇宙尤哂獻玉和我慙賤丈夫豈異帶面儺未免為鬼笑誰知懼攜訶安得如君行收迹已

蹉跎空將閒歳月塵埃浪消磨正同三峽費盡力向盤渦

送余少卿知睦州

青山峽裏桐廬郡七里灘頭太守船雲霧未開藏宿鳥坡原將近見燒田養茶摘蘂新春後種橘收包小雪前民事蕭條官政簡家書時問雲溪邊

送江學士通判睦州

涉淮淮水淺泝溪溪水遲君到桐廬日正值采茶時試

問嚴陵跡今復有誰知

送崔主簿赴睦州清溪

舟輕不畏險逆上子陵灘七里峽天翠千重雲木寒古祠鳴野鳥亂石激春湍正與高懐愜寧歌行路難

寄建德徐元輿

才子方為邑千峯對縣門静便琴意古門厭鳥聲喧山茗烹仍緑池蓮摘更繁訟稀應詠物庭下長蘭蓀

送陳生還烏龍山舊居　蘇舜欽

百丈清溪見戲鱗嚴公祠宇與天鄰此中舊隱君歸去笑指人寰一片塵

題子陵釣臺二首　孫沔

舊交為帝不能邀百尺雙臺照暮濤逸迹已將山共永清名仍與月爭高魯連解難終辭祿龍伯持頎只釣鼇列傳古碑言未盡一灘風竹自蕭騷

中興曾作故人看抗節唯憐七里灘枯枿卧沙疑野艇叢篁生岸憶長竿天邊舊跡星辰動江上餘基水石寒

應笑渭濱周呂望白頭因獵從和鑾

子陵釣臺　王存

嚴公英魄去何之江上空餘舊釣磯古木蒼煙鸛鵠噪清波白石鷺鷥飛山中秋色香秔熟壠下朝寒赤鯉肥何事夷齊恥周粟一生顑頷首陽薇

題釣臺　馮京

渭水塵空紺葉傾桐江煙老漢風明蚤知賢達窮通意閑把漁竿只釣名

釣臺　沈括

漁釣非良業相期遯姓名太平雖不仕故舊豈無情七里林泉好三公位貌輕片颿湍石下誰不仰先生

睦州秀亭　錢勰

秀色四時好探春來此亭花初擁檻發山晩與雲青得鱠嚴陵瀨評泉陸羽經歡餘不盡醉鼓角限重扃

甘棠樓

樓曲開三面山重合四圍溪衡朝靄出颿竝夕陽飛芳

杜供春望晴雲渡袷衣樊川猶未識清興暮忘歸小杜睦州詩為多未有此也

高峯寺

苒苒郡城東穿雲入幾重已窮難上路才到最高峯竹老龍孫瘦泉甘馬酒濃何當來漱石安隱飽疎慵漢大官有挏馬酒

東館樓

前太守丁公善郎中命予名之按孫權赤烏中使賀

齊討黟歙為新定入晉為遂安郡今此地也會公善去郡未揭也宜曰分歙樓

簾影隅朝瞰雲低晝尚昏山形分歙翠溪色到江渾日盡天垂幕歌餘酒滿尊欄干不堪倚歸思斷鄉魂

玉泉菴

遝派落天潢分崖射壁光山從千古潤江得一源長風雨無時作珠璣滿谷量淄澠欲誰辯願借易牙嘗

勉郡庠諸生 趙抃

桐江為守媿顓蒙來喜衣冠好士風勸學重思唐吏部

教人多謝蜀文翁濟時事業期深得落筆詞章貴不空

道有未充須自力莫將榮顇汩於中

玉泉亭

潺潺朝暮入神清落澗通池遶郡廳亂石長松山十里

討源須上玉泉亭

題高峯

上石扳松千步勞下窺人物過秋毫嗟誰更向中峯頂

樹塔孤撑碧落高

題甘棠樓

闌干十二壓仙瀛占得龍峯作畫屏林映遠籠千里月湖光寒照一天星望來瀑布真霜練飛過沙禽半雪翎人賞不知春已老隔橋依舊柳青青

子陵釣臺　楊傑

高風誰得似先生七里溪山當畫屏功業不隨東漢祖光芒獨應少微星蘭臺有史傳名姓蓬戶無人問醉醒

若使當時忘故態何由千古羨鴻冥

方干故居

千載富春渚先生家獨存玄英播寰宇丹桂付兒孫文正重高節子陵同享尊泊舟明月夜重為弔吟魂

方氏清芬閣刁約

自别高居二紀餘今朝重到懶踟躕山川勝景依然在屈指交親一半無

嚴陵山

一染浮名十五春強隨時態役天真何年卜築茲山下卻笑區區世路人

巡按睦州過烏龍山 元絳

羣山衮衮卷波濤舉手天門尺五高塵土多年昏病眼猶能千里見秋毫

桐廬晚景

向晚西風急扁舟下瀨輕颿檣掛山影皷吹壓潮聲白鳥煙中沒斜陽雨外明油然五湖意渾欲薄功名

宿清溪安樂山　張景修

映窓猶剩雪餘痕瓶裏梅花枕上聞一椀鐙寒聽夜雨半牀氊煖卧春雲詩成始覺茶銷睡香盡翻嫌酒帶醺我是掛冠林下客山中安樂合平分

過桐廬邑二首

隱君無姓字何代至今存數里山為宅兩株桐是孫人煙半峯碧溪水帶潮渾多少來游客茫茫躡藥根

三載江南客還吳東復西潮吞兩溪盡雲截衆山齊舟

揖無空日樓臺半上梯桐廬隱君子應笑只留題

釣臺

羊裘東漢客歸隱釣魚灘天子不能屈先生非苟難雲藏古石在風激世人寒祠下青青竹何妨把釣竿

清芬閣

嚴子釣臺畔猶聞吟嘯聲榮華付諸弟瀟灑繼先生自製茶槍嫩新開酒面清紅塵不拋擺那得白雲名

再至新定有感　岑象求

蜀地吳天各一涯去來三紀亦云賒烏龍遶郭儼如舊白髮滿頭良可嗟老矣不堪多感慨使乎何處是光華周行歷覽猶疑夢更問庭櫧幾度花

詠縣廳前古櫧木

三十年前宰一同朝朝相對此庭中如今翠葉梢枝好依舊朱欄戒石東潘岳河陽花立盡陶潛彭澤柳隨空唯君獨賀堅剛操何異靈椿與夏蟲

方氏故居　邵亢

偶分魚竹到稽山處士林泉一望間歲月自隨流水遠姓名長與白雲閒鑑中人去荒遺迹處士鑑湖有别業今不知其處矣溪口僧來寫舊顔處士祠堂真像即會稽溪口僧恍躬筆何日放船訪巖藪吾門高第約躋攀處士遠孫蒙即僕同知貢舉日敕放進士也

題釣臺　馬存

子陵臺下山層層奇峯壯氣橫雲生處士溪邊水泚泚碧波明月涵天清老松偃蹇傲世色緑竹瀟灑吟風聲潮頭百仞出海門飄呉擊越如毛輕飛來灘下不敢過

變作平浪歸滄溟

清溪行 陳軒

山色碧於溪扁舟泛落暉水煙颸界破沙鷺槳驚飛島嶼隨流曲漁鐙隔岸微月明何處宿待訪子陵磯

憶清溪縣

昔愛清溪景人煙百里間湖居皆釣客郭外盡禪關酒市揺青旆公衙枕碧山枉教成久別無計約追還

泛清溪

曉煙如練曳平津一櫂東風兩岸春鳥鷺沙鷗休戀我北堂歸有白頭親

憶雉山書齋

松陰江曲舊齋堂别業歸來各一方吟想晚潮煙柳濕夢游春檻露花涼楊朱路遠空南北青帝亭閒自短長何日揚鞭訪前景竹窗重整讀書牀

桐江夕下

浪催鳴艣去嘔啞古岸蕭蕭感歲華雨脚蒼茫驚斷鴈

煙痕濛密濕棲鴉蘆花正落汀飛雪楓葉初丹岸有霞漸覺望中山色暝數星鐙火認漁家

釣臺　吳可幾

君王取天下有人將甲兵君王得天下有人相昇平我欲介其間區區安取成莫若歸養高高卧嵓之扃直使萬乘意慕仰飛鴻冥身雖隱漁釣心豈忘朝廷常慮天下定君王志驕盈羣臣習見聞力諫不爾聽不有不臣者不足回其清商山四老人用是安西京潛希絶世躅

萬一助聖明年當建武日上下咸清寧所懷意不陳終焉為客星如何逸民傳乃有狂奴名

過子陵釣臺 葉棐恭

勢利輕指寄傲中毅然高節凜秋風耕閒釣寂千年迹立懦廉貪萬世功須信林間無怨鶴更知天外有冥鴻扁舟夜泊靈祠下慨慕先生道不窮

留題釣臺 劉涇

水緑山青人可知不知生氣得之誰釣竿已屬嚴公手

直到玄英解道詩

釣臺　貫青

萬疊層峯夾兩溪兩餘清氣却炎暉何時學得嚴陵傲洗盡塵襟卧釣磯

釣臺　王逵

一句能通萬世情若非髙位即嘉聲如何自古留題者不悟嚴光解釣名

釣臺　張綬

范蠡功成始遁逃淵明五斗便辭勞先生二事俱無一名與青山萬古高

釣臺　余闕

不誇長揖出宮闈不重爲漁老釣磯最愛清宵銀漢上客星時共帝星輝

嚴陵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嚴陵集卷七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錢　樾

謄錄監生臣趙光照

欽定四庫全書

嚴陵集卷六

宋 董弅 編

詩賦

獨樂園釣魚菴 司馬光

吾愛嚴子陵羊裘釣石瀨萬乘雖故人訪求失所在三旌豈非貴不足易其介柰何夸毗子斗禄窮百態

次韻葛大卿留題寒光閣 蘇頌

溪凝藍黛合雙川閣在千巖萬壑前漱石我思清病齒拂琴誰共聽流泉雲生北嶺横空白春入東郊一望鮮况是江南風物好待君重詠四時天

送江公著知吉州　蘇軾

三吳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更清美豈惟濁世隱狂奴時平亦出佳公子初冠惠文讀城旦晚入奉常陪劒履方將華省起彈冠忽憶釣臺歸洗耳未應良木棄大匠要使名駒試千里奉親官舍當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

白粲連檣一萬艘紅妝執樂三千指簿書期會得餘閒
亦念人生行樂耳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

舟過嚴陵灘將謁祠登臺舟人夜解及明已遠至
桐廬望桐君山寺縹緲可愛遂以小舟游之作二
絶　蘇轍

扁舟忽草出山來慚愧嚴公舊釣臺舟子未應知此恨
夢中飛楫定誰催

嚴公釣瀨不容看猶喜桐君有故山多病未須尋藥録

從今學取衲僧閒

題伯時所畫嚴子陵釣灘 黄庭堅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絶句

館甥宫裏歎才難當日同朝聽百官光武若知堯舜事至今那得子陵灘

釣臺 曹輔

天地何曾著兩雄蟄龍飛去有冥鴻北辰夜動雙懸象南浦秋歸一釣篷自昔何人繼高躅至今茲地仰清風悲涼古意誰能畫落日江山醉眼中

千峯榭　呂希純

古郡千山裏高臺六月涼開軒背城市伏檻即林塘白佛當平遠烏龍挿昊蒼水風生枕簟嵐翠撲衣裳欲雨高峯暗新晴瀑布長稻塍分錦繡松嶺奏笙簧自昔多賢守于今載雅章承流叨繼踵主諾粗提綱夙樂阿蘭

若端居最上方南津有禪侶默坐正相望

紫翠樓

予臨瀟灑郡終日坐樓中樓上闢四門門開面面風南榮看馬目北檻對烏龍夕瞑瞰兜率朝霞望高峯峯巒鬱相望紫翠千萬重中霄若笙篁天籟起長松直疑列仙侶駕鶴相過從

趙清獻賞春亭

遺直兼遺愛居今見古人殿中收白簡江上擁朱輪棟

守才函丈琴尊喜對賔遶亭佳木在長與物為春

烏龍寺

秀嶺奇峯接釣臺烏龍直北更崔嵬萬松合處虛亭敞千佛光中梵宇開林外瀑泉飛朔雪雲間寶藏轉春雷攀藤更入西菴路一聽支郎語劫灰

承天思范軒

范公當日守江濆本是西清獻納臣瀟灑溪山瀟灑郡太平天子太平民棠郊遺愛今仍在竹樹高吟迹已陳

還憶開元宋開府相望彷彿見精神

陳尊宿菴

尊宿名方盛菴巖迹未𦘔織蒲隨日用儋版喚人回臨濟親推出雲門手托開于今兩禪派俱自睦州來

靈香閣

昔聞僧道開清淨本求佛談經悟教藏施藥蠲衆疾臨嶂起重閣最上構禪室靈香邈可繼壯麗固已軼桐廬蕭灑郡兹閣更奇崛峯巒互掩映松竹富蒙密我來一

伏檻紫翠競森出塵襟與羈情中坐忛已失清風來甚遠沖氣久彌逸東軒視蟠桃仙路如彷彿

蕭灑亭

郡因賢守得佳名水態山光會此亭雲外僧歸穿竹隖日邊鷗下集沙汀浮梁倒影橫雌霓寶塔張鐙疊萬星不獨班春行田野重緣香火叩禪扃

高峯菴

予嘗登高峯近瞰碧溪隖老松如卧龍夾道忽騰翥危

梯過百折直下看雲雨善導有遺蹤十佛從口吐歲久缺其三塵埃誰復數佛壽儻能續佛像諒可補遶山行道迹會轉坦無阻中休有磐石蔽日多林莽安得德山流來為此峯主結茅孤頂上端坐訶佛祖

玉泉菴

瀑布巖東轉畫旗拂雲穿石上霏微抱溪修竹通千箇夾道喬松過十圍檐外一潭泓翠碧窓間萬斛濺珠璣使君不用笙歌擁漱玉聲中岸幘歸

江氏園

北渚南津路不遥鳴騶喜過定川橋竹間水榭涵虚碧林外山堂對沆寥地占上游真爽塏門通禪兆離塵囂游人未歎羣芳歇石磴杉松正後凋

民表圓同菴

翠竹菴前久不疑雨花巖畔更忘機何人得似江居士在定時多出定稀

定川門

江如丁字湊城隈長畏蛟龍鼓浪來門表萸川聊致禱
職當求瘼愧非才兩灘漲定沙痕白七里山晴霧雨開
放出庚家樓上月却留賓從少裵裒

王氏亭池

城外溪山知幾重獨憐池館占城中亭花不動波瀾細
逕石相連島嶼通沐下繫船同醉傅尊前垂釣似仙翁
王家最數烏衣巷莫廢江南舊士風

朱氏園

十里游山興盡回重留車騎款郊扉中橋駕石臨清港危榭開軒挹翠微夾道松風吹酒面滿庭花氣襲人衣殷勤更謝華亭鶴引吭高聲送我歸

和江民表韻 陳瓘

傅老東山水上浮玄沙六月雪重裘舊來消息今何在千里桐江月滿樓

合江亭上 楊時

倚杖鉤簾雨水閒晴光飛景上彤欄颿催畫鷁搏風去

雲吐銛峯作劒攢平野煙浮迷遠目晚谿潮漲失前灘

騎鯨一往扶桑近休問人間行路難

登桐君山二首

霜染溪楓葉葉丹翠鱗浮動綠波閒盤盤路轉千峯表

冉冉雲扶兩港間掠水輕鷗晴自戲凌風高雁暮爭還

結廬姓字無人會靜對庭陰一解顔

翠崖千尺峙雲高樓殿翬飛壓巨濤檻外四峯自連着

祇應潭下有靈鼇

過七里灘二首

拂雲高雁倚風搏下視平湖萬里寬搔首扁舟又東去錢塘江上看波瀾

扁舟東下幾時還一席飛飇挿羽翰回首嚴陵臺上月清風千古逼人寒

過清溪渡

天濶銜江雨冥冥上客衣潭清魚可數沙晚雁爭飛川谷留雲氣鶺鴒傍釣磯飄零江海客欹側一飇歸

題贈吳國華釣臺

君不見釣璜溪上白髮翁一竿西去追冥鴻田車同載非羆熊鷹揚烈氣如飄風又不見羊裘石瀨垂綸叟爽槩陵天動星斗萬乘故人親訪求卧對鸞輿忍回首聖賢遇合自有時潔身亂倫非所知高風寥寥古已往較然得失知者誰君有釣臺臨橘水橘溪不與嚴溪比收身欲躡渭老蹤笑撚霜髯照清泚澄潭夜月秋光浮擊波短艇沿汀洲長繩巨石不能繫飛飆片席歸蓬丘巨

鈎沈餌牽九牛一釣直取靈鼇頭脩鱗擺鬛浪山起雲鵬飛飜忽千里蹋雲馮翼上青冥一點孤光厠箕尾

嚴陵釣臺

漢綱久陵遲國柄授權室中興得英主威明戒前失三公經邦手吏事固精覈功臣欲圖全猶不任以職矧玆故人分義等天倫戚卓哉子陵心秉哲因前識投身豢名爵豈但枉尋尺萬鍾雖天富樊雉非予匹石瀨清且泚蒼崖聳而直揭竿事幽尋釣水鮮可食羊裘御冬溫

衮繡未為益三旌屠羊肆義在不吾易用舍各有趣高風亘今昔

題方氏清芬閣　朱彥

干戈唐季風塵中一代文章掃地空先生詩鳴最晚出句法未減元和工玉壺藏冰不受垢卜隱宛蹈嚴陵蹤至今名字照人目直與山水為無窮我舟南紀坐煩促接歳風波仍轉蓬緬懷先生酌溪水梅花如霰落晚風清芬築室家有法亦見裔孫白雲翁叔令策得待三接

仲也昔跨御史驄乃翁歸來三十載語笑但覺朱顏紅
翁不見東飛百勞西飛燕南飛烏鵲北飛鴻人生游宦
正如此我欲買田歸江東

題嚴子陵釣臺

泊舟釣臺側敬謁嚴子陵碧山如佩環水作鏘然聲定
知千載後尚復有遺靈長嘯明月下緬懐今古情世利
濁於酒末俗遭塵冥毫髪不一直戈矛豈相爭先生得
高蹈萬鈞獨可輕持釣偶自適潛魚不吞醒清風在人

耳凜凜見典刑不如臺下水方可濯塵纓

寒光閣

駕舟掠杭越小泊清溪門平生江令尹邀我谿南園丹碧氣成霞樓疏何鬱盤江城春事起臘候已向殘的皪小梅花暗香媚山樊冰鬚絶可愛青士聯蒼官君家蓺蘭畹歲久蘭有蓀我生真漫浪嗜好無一存尚作山水想十年勞夢魂歷眼滄洲趣兹盟那可寒他年釣竿手來傍沈郎灘

題釣臺 江公望

漢柄久顛置神鼎遂移新志士恥驕餌入山如避秦中興有世祖仄席在幽人玄纁載安車三反方來賓枕漱泉石久不羨北軍綑卧屈萬乘尊咄咄平生親箕潁志不奪槐鼎意從申歎息上與去天子不得臣歸隱富春渚釣外無隱淪高名懸日月清風播松筠至今七里水不到南海津南海有貪水 至今雙石臺獨與西山鄰古木下高鳥清漪行素鱗溪氣緑靄靄野蔓青緡緡客星照千

古鄧萬安可倫手捉玉璜去出處各有因玄素久寂寞猿鶴叫秋旻

題方氏清芬閣

一室翛然斸翳荒嘯歌曾是傲羲皇春風自逐桐花老煖日時聞藥草香修竹幾年韲舊隱新詩到處發潛光從今應與嚴家瀨相對清芬一水長

兜率寺鑑光閣三首

高下人家隱亂峯澹雲籠日水浮空朝朝暮暮山容改

總屬虛懷一照中
皎皎長空迥絶塵青山雨後更逢春一匳古鑑新磨就
誰是光明内外人
風吹宿霧寳匳開滿目春容甚處來好值軒轅磨瑩手
更無一物隱纎埃
玉泉菴二首
高蓋西來動四鄰青青豐草馬蹄勻平田淺水相因足
野杏山梨次第春偃蹇長松如傲世讙呼好鳥似迎人

翛然偶得棲真地方信浮名即是身

十里五里花無主千山萬山春自忙少年意氣傾都市走馬横來若電光泠泠古寺風吹屋盖死五陵豪俠場黄金散盡身無益獨有泉聲千古長

再題

逸士有高躅故山無世情黄花香靨落白馬赭睛明雲作朝昏瞑泉流今古聲王孫好歸去芳草又重生

又題玉泉菴三首

僻隝藏亂峯清流蔭修竹短策資遠游斗酒拓近局幽
草不知名孤花送餘馥采芹蹋青泥捫松憐舊緑寄言
潁川子没齒傷跼促爲君汩其泥與我濯雙足
落崖碧水支流去隔竹黄鸝相應鳴飛絮落花迎野步
細風輕煖爽人情
天台大士碧峯頭林鎖檀煙凝不收誰坐胡牀揮玉麈
一聲清磬晚悠悠
玉泉菴 江公著

風煖客衣輕山行眼乍明人非少年事泉作舊時聲草屨春游倦茶甌午睡清不教身自在城郭暮煙生

書靜勝院壁留別父老　蔡肇

青山雲半遮慘淡有離色溪水亦潺湲嗚咽當枕側男兒四方志百年一行役山水亦奚悲我自本無得父老挽我車灑淚半悽惻使君雖自力憊無理人術舉手謝父老意厚難報塞

釣臺賦　張伯玉

山水縈回煙霞次閉不見逋客空留釣臺地迥而清風不去情傷而往事俱來得魚之處猶閒崎峗古砌壘土之功未没重疊春皆伊昔子陵貪幽自遂辭光武之好爵樂富春之勝地雖無晦迹之勞亦有垂綸之事持竿一去長為避世之人疊石九層以盡平生之志爾乃凭高易感覽舊多傷塵事與清波不返紅蘋同白芷徒芳相逢投餌之時寒流淼淼始及臨川之日遠岫蒼蒼今古堪悲躋攀盡趣潮平昔日之岸風動當時之樹石上

少留人間多故游絲亂舉初同觸目之疑野竹隨低忽有沈鈎之懼迹是人非蕭條晚暉萬里之碧嶂如畫幾片之白雲不歸鷺立斜分之浦魚驚半毀之磯盡日而風波莫問滿山之松桂相依既而悵望歸心裵回舊址尋通樵之一徑下鳴湍之十里煙深釣處空懷迤邐之峯日暮臺前無限潺湲之水比夫燕昭王築而禮士漢孝武登以求仙構金玉之畢至遂塵埃之共揖曷若茲所成於自然峭壁參雲孕清景而無冬無夏寒潭徹底

浸明月而千年萬年已矣哉幾歷芳時誰依茂躅秋風起兮浪白春色來兮水綠唯野鶴與輕鷗自往還於水曲

釣臺賦 錢勰

治平之初元孟春某之役於新定道出嚴子陵祠下作釣臺賦其詞曰造東陽之下流兮歷桐君之舊隱俯清瀨之淵回兮仰崇山之數仞即釣臺之故處兮發塵編而猶信濯七里之澄灣兮睎千齡之逸軫斮俎豆乎衆

壑兮供百嘉之初萌湛尊罍乎麗澤兮揖明水之至清鏤肺肝而刻祝兮以恭弔乎先生曰在昔周衰秦亡兮漢氏為政天不厭亂兮炎靈中病翦諸夏之磐宗兮授五侯以魁柄肇陽平之曠貴兮資文母之永命混伊旦之穮秕兮極羿浞之梟獍俄絓禍於百粤兮内毒痛於九州逞焚如之虐燄兮孰可望於彼留逮淵龍之未躍兮嘗與世以沈浮翳冥冥之何算兮聊卒歲以優游百六究而新族兮奉舊物以歸劉雖緯婺以均慶兮曽故

人之獨不順輟佞以辟禹兮或姑治其幽憂謂高卧其已足兮安有待於營求意友交之美初兮慕施止於艮背將食土則見臣兮非至高而莫對當駕車之三反兮終一言而見意噫巢父之累刻兮豈好大而事慸蓋屈已以徇人兮有時遷而禍會孰與夫道雖高而身安兮名將顯而迹晦浼聊許以增高兮詎少移於故態此先生所以馳騖乎六合之外者也向若凝滞思於舊學兮垂餘慕於勲庸體蒲輪之安乘兮懷五兩之青銅彼且

厠予兮立大功之諸將責吏事之三公下馬則鄙陋而不足為兮上馬則鞅鞅而不我容設濡足以救世兮將助理以赴功則高密贊圖於擁節兮近見褫於龍章新息誓亡於馬革兮至死謗於炎荒然後知先生照未然之成敗兮識幾至之存亡貽利而不動兮得光武而益彰者也又若氛祲方結鯨鯢未戮四海沸騰真人隱伏莫高匪山莫幽匪谷苟見誚於木石兮悵同羣於麋鹿蔑亢世之高蹤兮昧話言之駭俗雖不得與此臺而竝

傳兮固亦無加損於自足此志士所以洞想兮矧精祠之可矚激芳風於積波兮慨靈氣之猶畜恧遺耑於登高兮久裴裒而躑躅

嚴陵集卷六

嚴陵集卷七

宋　董棻　編

雜著碑銘題記

應詰　駱賓王

余以三伏辰行至七里瀨此地即新安江口也有嚴子陵釣磯焉澄潭至清洞徹見底往往有羣魚戲歷歷如水行耳人有釣者試取投之或有浮而不顧者或有貪

而輒吞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乃掉尾揚鬐有若恃力而自勉其少退也則鼓鰓濡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乎勢牽於人道窮於我將欲以下坐而歌馮子又安能中轍而呼莊周哉余乃祝曰猛獸搏也拘於檻穽鷙鳥攫也縶於籠樊素龜靈也被髮河津白龍神也挂鱗罝網何不泥潛而穴處何故貪餌而吞鉤乎於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之理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世也擬迹而後投隱心而後動終始不易其晝悔

吝不生其情而吾子沈緡於川登魚於陸烹之可以習
政術羞之可以助庖厨曩求之將何圖今舍之將何欲
余笑而應之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智士必推移於時知
幾之謂神含生之謂道殷乙聖也囚於夏孔子賢也畏
於匡且夫明哲之賢尚罹幽夏之患況鱗羽之族能無
弋釣之累哉故曩吾有心也恐求之不得今吾無心也
既得之而舍夫求與舍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
乎況療飢者半菽可以充腹爲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

奚必因小鮮而後明三異之規勦大命而後冀一殄之能擒而不殺可謂仁乎獲而不饗可謂廉乎且夫垂竿而為事者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磻溪之石兆應滋水之璜夫如是者將以釣川邪將以釣國邪然後知古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為鈎懸西履為餌筵之於清廟投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蹲會稽而沈轄者飽肆之徒也踞滄海而負鼇者漁父之事也斯竝眇小

者之所習安知丈夫之所為哉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銘　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于漢光武之世東觀書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見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昭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于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

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為貴以臣傲君二者
其失於敎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
用者功濟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
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
而嚮慕焉葢運有會而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
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於道焉歲在大
梁予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焉仰
聆德風刻頌于石其文曰

季葉浩浩澆風蕩淳先生括囊鳥獸同羣四海既平故人為君富貴於我有如浮雲名至禁中告歸江瀆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勝蘭焚猗歟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清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陪遂安封明府游靈巖瀑布記　康仲熊

縣之西有山山之巖有泉勝可知也薄游于茲懿彼幽

絶不俟終日褰裳造馬遂負緑綺岸烏紗屨及於城隅
杖及於通衢背山郭之縈紆乍綏步以前趨縣君封公聞
而喜曰興所引也我得無行乎乃命車騎邀嘉客追我
於楓香之野乘我以驪眉之馬載笑載言遺谷超原於
是穿窈窕躡嶇嶔緣雲摶壁極乎所聞觀其陽崖劃開
陰壑旁轉懸水百仞注而成潭萬象奔走以呈形羣峯
回合而却倚練影挂於層漢雨聲散於長林潺潺然無
晝夜而息雖天台之飛流蕆以過也吾徒盥於斯鑑於

斯塵心洒然世慮都遣啜香茗以傲睨掐清風而詠歌足以長道機滌煩想功名軒冕於我為賔矧夫上隱雲天下臨佛土巖岫窅藹撲入眉宇禪巷居解虎之僧洞寂棲驂鸞之客永言長往其可乎哉封公曰異乎夫子之說方今國步未安兵革多故忠臣佐世之日志士嘗膽之秋遽欲退閒恐非通論僕曰唯唯幸無重吾過請從子而歸回首林蘿謝白雲而去刻彼巖石聊紀盛游時大歷十二年暮春上巳之明日也

嚴先生釣臺記　崔儒

易象以天地交乃泰夫交者氣同道濟之謂也同則無變濟則兼利雖君臣之殊位品類之異數其義一焉嚴子陵與漢世祖可為天地之交矣嚴君處道玄寂超往返獨以輔弼為縲紲以寵榮為穢汚絶世高蹈歸乎舊山斯達人之常域也世祖不以禄位抑之不以褒崇加之其來也同寢共體其去也鴻飛雲逝示君臣之遭際存天地之易簡道泰氣同交之至也後之人以常情所

不及異而疏之飾而詞之是彫其至樸遲於吏途矣況今之交者權利傾弛百無一全知人知已事皆昧絶邈想遺塵慨然興悲觀其兩峯相嶔犀木茂植上有平田足以力耕下臨清流可以垂釣乃嘉遁之勝境舍此何居則呂尚父不應餌魚任公子未必釣鼇世人名之耳釣臺之名亦猶是乎行舟艤颿因有斯述将以誡夫偽交與貪位者豈直紀事而已哉興元元年夏四月景辰建

睦州大廳記　李道古

任地列封有國之恒制張官考績王者之大繇故監部分剌世官為重秦漢之來也隋新定郡武德四年改為睦州嘗析桐廬為嚴州復為東睦州尋併為屬邑領縣六建德桐廬清溪分水遂安壽昌幅員一千二百里大山經川陵陸畏壘居七十萑蒲斥澤田植之壤居十二其餘中田小畝之數一農夫而食十人官或旁詔殘以漁利單戶危鄉歲虛籍計肆朝廷難其任也洎于山峻

二江合會之勢龍門疏鑿矣轘轅東扼矣丹巘潤聳遠通海水巖險呀豁斗絶鄰部士族豪家望走洞穴刑理不直或頓機網故郡其新定州其睦若日親敬大化其封也自國家有兵甲之費不實内府經用所入浙右重於江淮兹郡重於他郡加以鐵官鹽策盡服其籍調租過於太半負息而應征蓋所以天不奪時人無其力也前時兹郡多命德賢風化所寖父兄成教君子為之斯可一變而至於道也始自永徽仰書名氏森然在列以

識遷授元和七年甲子歲記具録累代刺史名銜除授年代如後

睦州録事參軍廳壁記　皇甫湜

入州門東六曹之聯事所在都其任者子於門西經始之意衆未諭也前刺史李君為政更年大惠一州詣徵始聞而未至也思宜利所遺步覽庭内顧以兹為不猒慮財鳩傭即日即工馮寛顯構相前增葺儼然華就翮然樂遷六縣之駿奔於是乎肅序百胥之執事於是乎

總齊羣官之退食於是乎委蛇矣利不十不變法其斯之謂乎録事參軍既荷寵飾有懷章示具以廳壁為記宜異也請溇書之元和八年四月三日記

移城隍廟記 呂述

睦州城隍神廟舊在城内西北隅元和初年刺史鄭膺甫移置於城北門樓上其地舊置州獄及司法官廳開成四年刺史呂述移獄就六司院東南之隙地於廢趾上立新廟堂屋三間五架階高三尺上設鴟尾三面行

廊聯屬東嚮開門門外造廳一間一厦為修容之所五年正月十九日廟成遷神像馬神坐後分畫侍衛於左右壁其門左右畫兵仗屏之南北列木寓馬二階前植松五本門外夾道亦植松三月十六日大備牲牢雜樂率將吏以落之令紀其祝詞於後云禮陳八蜡之名曰祭坊與水庸事也然則城隍命祀本在勤人積厚成陰環兹郡國論功校重冠彼神祇自州城卜遷神位已固訪聞元和首歲移置郡樓下不在田乖鎮寧之義居無

函丈闕鼓舞之容況乎列卒廵城通宵擊柝往來褻慢
啓閉喧呼既違肅敬之方豈獲幽隂之助述謬膺符守
親謁儀形睹籩豆之虧廢歎祝史之偪窄雖飾以黼帳
新其靈衣而居非所安理合改卜崇墉之内廢趾猶存
遂刱新宫式從弘敞丹刻咸畢翬飛有嚴練此吉辰敬
遷廟貌伏願永安閟邃敷祐生靈使封境無水旱之虞
牧守成富庶之績敢申崇奉毋媿聰明云開成五年六
月一日刺史吕述建

馬目山新廟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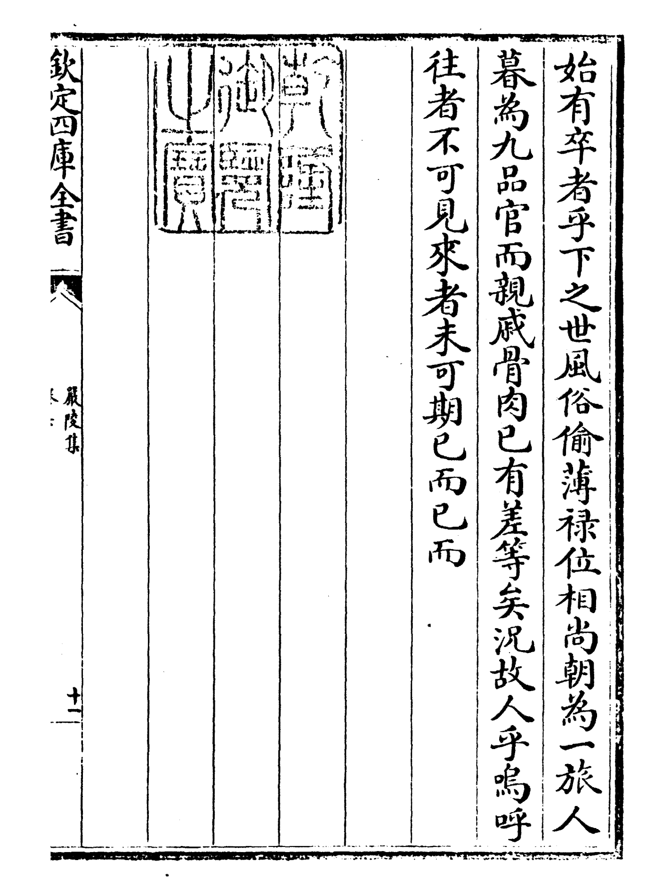
睦州主烏龍馬目二山馬目在州西南勢如驚奔拔去不得中蓄怪態晏天常陰望之而知其能雲雨也先是州之右有潭曰層潭其深無至鱗物宅焉因立廟潭上而馬目顧無之每有禱則附而祝曰告于層潭馬目之神開成已未歲六月江南大旱逑乃致精意于神曰能雨則立廟越三日晡時雲氣從山來饋烝牆進空中濤喧俄而震雨隨下自是比旬必雨故民有半收八月既

霽逝沂江四十里而遠躬擇廟位果有一峯壓江隨水
蕩揺蕃茂蔽覆淺濃百色周步其下絶無徑斬叢攀樛
漸得峭脊蛇行而上百數步抵大石根如圭而頂如壺
側視之有木一本十五榦垂覆三面無地獨其北平可
居卜室昭昭乎神之告寧也乃依勢取高架為新廟明
年三月二日戊寅戍率將吏以釁之盥于瀑流席于香
蕪挂豆籩于森疎響管笙磬于蕭瑟燎于煙靄瘞于嵌空
揚颿而下過釃酒祈福信可以畏百衆而雄諸祀也夫

祭山曰庋縣蓋謂或庋或縣置之於山也今述相神之居也本其義矣尚永賚于斯民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睨蒼蒼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虵蟄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劒之基者其唯有



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薄禄位相尚朝為一旅人暮為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嚴陵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嚴陵集卷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吴壽昌

謄録監生臣周鈖

嚴陵集卷八

宋　董棻　編

雜著碑銘題記

睦州大廳記　刁衎

王者列土以崇化諸侯供職以勤民故保乂庶邦而緝寧大範然則良二千石所以稱共理之才肇十二州所以光無外之德唐虞之秩可紀龔黃之政必陳古今不

渝理道斯著睦州新定郡者天中勝槩浙右奥區環繞翠山練傾澄瀨軒后登遐之地南顧連岡嚴陵垂釣之臺北由屬邑高風盤礴奐氣裂稟歷代名賢出牧是任者蓋多矣按隋書仁壽中以睦而命郡者取其俗阜人和内外輯睦之為義也若乃星紀土風之候殖物産賦之宜昏明迭運之由廢置從時之理著於史策列在圖經此可梗槩而不述也國家以天人合發文軌大同保我烝民莫非爾刺以為漢之牧守入為三公則太重重

則無篤固之心唐之郎官黜為五馬則太輕輕則有忽略之志所以矯前代隆殺之獘盛當朝欽恤之仁凡百屬官乗軺出牧皆以本秩而知郡事繇是政則不悖民以之和反軒昊之淳風躋富庶之壽域王猷所洽百世可知今知郡事田公以東觀之任榮右史之班察俗去苛觀風尚禮下車為政朞月有成墜典允脩無文咸秩先是郡有正廳記即唐本州刺史李道古所撰以前後牧守品名布於鉛槧緜歷既久殘缺則多不改成謀惟

新舊制自唐顯慶二年至聖運太平興國三年之後所任刺史知郡咸列于左其有錢氏割據非王命者略而不書足以煥前哲之高名俾後來之繼美假文屬吏以謹歲時時大宋雍熙二年四月記

嚴先生釣臺碑銘并序

先生道藴於身名揚於後與世祖息禮以旌其德東觀信書具載其事然而巢許抗志飲牛欲全其節也夷齊餓死扣馬以諫其君也至於逃其國而棄其家違其親

而逺其兄者無足道哉未若先生遇故人而忘大位疾夫冐於寵名也游紫闥而隱青山戒夫溺於富貴也勵君以攘其私匿勗臣以保其公器教之大者此其志焉矧夫上動天文逺歸江漢進無苟而退無屈如雲之在空也動則平而靜則專如鐘之在虡也引釣溪流魚可得而縈不可就呂尚蹈厲之征所以媿也放懷林藪巖可築而名不可尊傅説舟檝之勞所以媿也矯激不亂於大倫耿介無偏於小節千古之下一人可知至今使

遺迹煥然高臺雙峙鄉閭多廉潔之行風俗盡樵漁釣之娛化之無窮道之彌遠與夫禄不及而焚於縣上義欲行而投於水濵者不可同日而言也衎嘗讀前史即仰遐蹤逮歴宦塗首宰鄉邑登高臺而顧慕瞻舊域以裵回縣東南有子陵故城存焉顧寘曩懐以揚丕德銘曰

天清地濁日行月運人禀粹靈道斯發奮和光同塵遯世無悶猗歟先生布兹大訓以君以臣兼退兼進私寵不留公議可振頽陽操微箕山義盡仰之彌高磨而不

磷依依雙臺峨峨千仞白雲悠悠清泚芳潤遺風不渝華壤可徇布之樂石永騰令聞

淳化五年歳次甲午正月七日建

修夫子廟堂記 田錫

夫子之道布在六經深於六經者得其時遇其主而用之則王道明而萬物受其賜也夫子之廟列在郡縣典于郡縣者習其禮潔其誠而祀之則廟貌嚴而諸儒知所宗也不然則帝王之道未融卿大夫棄德背義而朝

廷禮樂似是而非也祭祀之禮不修士庶民淫祀徼福而春秋享奠如存若亡也宜其宮垣闃寂草木羅生祠宇荒涼風雨不庇矧浙江之右桐谿之濵建邦于山谷之間居民多水潦之害巋然舊廟密邇通溝當子城東南之隅在故壘闉闍之下藩籬跡壞固無數仞之高堂廡湫隘且非兩楹之制水至則几筵斯沒水落則塑像其積不堪庳陋之憂安仰高明之祀加以俗巫交惑徼求木偶之靈風教未還奔走金人之福逮乎祀先聖享

先師食祿者忽略而不知為儒者流蕩而忘返錫以東嶽待封之歲移殿是邦北戎薄伐之年議遷此廟人來獻地影亦庇徒宮賛温仲舒僉謀之護戎張元吉輔成之督郵丘直方經營之七月某日興役也八月上丁釋奠也廟無祭器拜章以請之郡無經書上言以求之誌素王之新祠成斯文也列門人之遺像題舊賛也翼翼諸廡不浹日而成慺慺衆心不俟募而至惜乎鄉飲酒之禮久廢人不知尊卑黨有序之學久廢人不識廉恥

列郡無軒縣之樂祭不足觀在笥非衮冕之衣禮不足取白華南陔之詩寢則無以警不孝不悌之心頖宫齒胄之儀亡則無以訓為臣為子之學然廟不立則釋奠無所就禮不備則釋菜無所觀是以築為儒宫修其祀事請籩豆之古器復牲幣之舊儀祭之者可以交神明觀之者可以知勸教神明交則福至勸教明則化行夫世之澆淳在乎時禮之用舍由乎上故顔回謂舜亦人也孟軻曰回亦人也若然則克念謂之聖罔念謂之狂

必祖述夫子之至仁憲章顔氏之亞聖則文中子亦人也乃知取法於延陵季子問禮於柱史老聃生而知之乎學而知之乎勉人之學讀是碑也遷廟之志見是記也罪言者得於斯知言者得於斯時雍熙三年八月某日記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

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其為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

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嚴先生祠堂記篆者名

希深撰子真書中立題伯起立

高平以諫官貶守睦始訪七里瀨立嚴子祠名溪口僧悅躬畫古衣冠作嚴子像既成自作記聞丹陽隱者邵竦篆有法遂以刻石咨焉竦未嘗篆於人篆此獨不讓雖然不肯見其名會子真使来又深於篆者重之且恐其不彰使僕名之更自篆石於其石之仄

聖宋景祐四年三月四日

與邵竦先生書

先生邵公足下某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諸先生維舟水邉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則遠惘然愧薄宦之不高矣暨抵桐廬郡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遁之可尚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乃構堂而祠之又為之記聊以辯嚴子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以奇則不足傳於後

世今先生篆高出四海誠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
風復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為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
校奉此恭俟雅命

與晏尚書書

伏自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曽草草上謝由潁淮而下
越茲重江四月幾望至于桐廬回首大亳忽數千里日
思奏記負乎無階恭惟蕃宣之居鈞體惟寧赫赫之瞻
日以增重仲淹皋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

若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迺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仲淹所能蓋朝家之條教師門之禮訓也又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誰謂幽遐滿目奇勝衢歙二水合于城隅一清一濁（婺江濁歙江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為浙江漁釣相望鳬鷺交下有嚴陵之釣石與方千之隱茅又羣峰四来翠盈軒窻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嵩白雲裵回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

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唯恐逢恩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㑹迭倡交和忘其形骸鄭聲之娱斯實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悉然投詩其爲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巳之賜宜何報焉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庶明前言之不誣爾干瀆台嚴伏增戰懼尚遠門下伏惟尊察爲國自重

題徐常侍篆桐廬縣額　張伯玉

桐廬縣額故左省常侍徐君之篆也篆自秦丞相斯以

名烜天下歴漢魏以降學者亡數至唐中興始得李陽冰繼之陽冰後又無人焉至于我朝有徐君自秦到今幾一千五百年以篆名家者三焉天下之人言篆者不歸于三家則無所祖尚也其為字之寶雄乎其傑藝乎始徐君與秣陵刁倿衎俱事江南李氏號為名臣後從其君歸于我刁初得太祝為桐廬宰徐君以率更令留禁中嘗以版素馳京師匄而得之遂揭之于今令之賢士大夫道東南者過七里瀨則訪子陵釣臺至桐廬則

必觀徐君之篆其名也豈虛然哉皇祐初吾進士同年之子曰彭城劉斅以清白長是邑且虞其速朽走奉錢抵具區買洞庭石来命工摹刻于署堂之左方請吾言以表之夫古之人所以能流聲名美風俗使百世之後談娓娓而不絕者皆有以起之也然則異時講桐廬之故事者茲可泯乎常侍名鉉字鼎臣廣陵人其儒學節義與其籀為世寶者悉書于太史氏茲不復贅五年冬十有一月至日吴郡張伯玉題

公堂銘 碑斷闕上文止錄見存者　　張伯玉

闕知人道之大而治亂之不常也故有斅學以本焉然則學也者總天人之公道乎人君用之以敘羣臣以睦四海多士由是以明盛德以毗大業所以張天下至公之法用敷于天下無德而名焉又豈徒游是庠登是堂觀簠簋聽鏗鏘苟習句讀而已哉銘曰

猗歟公堂邦家之光彌綸奕世景行百王道尊則勝人存克揚於穆頌聲與時無疆

睦州學進士登科題名記　趙抃

睦於吳會為裨郡蒼嶂寒瀨齒齒激激風土物色縹渺秀巧鍾氣生士翹俊殊甚其學校自文正公基之談經治文出乎其間日益盛金部向侯奉慶歷詔更廣堂舍學者為便距今業精而上第無虛榜數十年間以今較昔得人為三倍夥是以知學之廢興在人士之進退由學聖時之明勸也然士之所謂學誠心竭力企古聖賢道將至其所未至者也爵位于朝仰首信眉掌握當世

務與奪非是出呼吸間一率以正然後盡臣子忠義之分稱人君敦勉之意脣吻小巧刓章刻句而已乎因萃前後登第者名諸石後來繼焉嘉祐三年戊戌正月元日記

桐廬縣令題名記 倪天隱

三代分土諸侯世國以治斯民曰吾君也其可逃諸侯曰吾民也其可解故其心相孚而化治日起且其地大不過百里歲淹月積其纖悉視民不翅如照矧瓌材瑋

行其能久閑約於其間哉官以器任則士能盡士以鄉進則民事悉萬寓以槩國其有忽而不治者邪秦壊先王法廢為郡縣其守令丸移而弃易萍轉而蓬飛斯民曰彼且去吾善庸何為吾惡庸何傷官者亦曰吾且去是非吾民吾安能汩汩自勞砦為故其孚誠不交而卒以苟道而曰欲歸民於三代是棄食以求飽也或曰三代以俟治漢唐以郡縣治其治一其亂也均適一時之宜者不必皆先王之法是大不然夫宿姦巨蠹譬諸蚊

羣陽闢天曉日發旦則聲喪影滅投迹自晦及徵陰斂昏萬景垂夕則復甍然起噏噬之患矣賢否相易其昏明之交乎抑有大不可者夫郡縣之官凡幾位天下之士凡幾人雖有堯舜之明湯文之智不能必察而材諸位況紛紛然若百貨之市其屢遷而亟貿也嗚呼生靈之伸屈存乎令守取鍜鍊成案取正於法而已是令尤為親切於民桐廬故吳分富春縣置屬吳郡隋仁壽始用屬睦中間隷屬不常然獄訟賦役便於睦故我宋因

之自錢氏以地歸江南刁公以直道自信出宰是邑自
爾以瀕海幽遐不為要壤而風教不能浹斯民不識仁
義之化亦往往受敝主上至仁始用薦者得補令而間
為得人及其敝言上者以私而民之得善令者天也縈
君貲中丈敏而明務以靜治雍容閱案籍得雍熙以来
為令者姓氏第而刊之其政之善惡則皆昭然著在人
口賢者少不賢者衆則其官人之得失可以鑑而後来
者足以自發俾其企善而懲惡亡斯民之病以為石盖

嘉祐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睦州新作浮橋記　錢勰

睦古郡會稽之地據淛江上游當閩粤甌駱黟歙鄱陽數道之衝又南出交廣五嶺屬之徼外雖别道循江絶湖率多鉅風駭浪漂溺濡滯之患淹久歲日使程賈貨度不時至輕裘版輿木楗揭篋由此塗出者常居水道之半郡治建徳東陽江與歙溪二水合於南東湍悍奔激夏輒暴漲雖窮冬泓涸深不可涉故四方之賔客至

者觧鞍弛儋倚立露坐而與夫郊野之人抱布囊粟負芻荷薪以輸縣官以趨市門者賈組易鋪左提右挈以返田里以行慶予者纍纍然雜進兩涘引吭頓足以須舟子泝沿上下移晷乃復探懷出金而後得濟烈風驕陽其畏僵暍今上治平之初元工部郎中吴興劉公罷按察荆湖北道來臨是邦不鄙其民以自暇逸又不為赫赫名聲以發取騰踔奬善禁惡一出於愷悌郡遂以大治若無可經意故所思者益靜以明而所及者益鉅

以博明年始命行歙溪之陝中直郡城之南隅維舟以為橋闕積功傭千有七百自十二月庚闕既成公以其屬落之且曰是急闕名宜無所論著惟後之人知鳩闕不侈也無憚其繼焉則滋久而闕紀因屬之於勰愚以謂治古學闕斯民者無進退吏險內外輕重闕行吾志者當幸遇而勇為之惟闕蓋若此此其可以刋之金石而闕

亦有以求其意也治平三年歲闕

亥會稽錢勰記闕

靈香閣記闕

棟宇可以庇風雨臺榭可以遠闕　肅賓客

山川可以廣眺望此居闕　為浮圖者之說

則不然曰不閟闕　大不盛麗不足以來信

嚮故惟闕　而不已既已閟麗矣而吳越之

闕　丹雘金碧斲礱炫熀至於殫人闕

而不知止故其山林之峻深郊 闕

之所卜智士之所營非為浮圖 闕 也思允

師居睦州兜率寺之法華院佛學之外兼妙岐黄之術

人有以疾病告者必盡其技而為之診視凡湯液之所

餌砭鍼之所加無不如期而應自郡官至于編戶皆稱

其方技之神良而功施之周普由是車馬之踵門者日

月相繼而不絶也嘗患其居宇之湫陋賓至無所容遂

闢故址革而新之又於其傍為閣三間楹桷崇高軒檻

虛明經像嚴於中草石蓄於次闕左右布列欒欄華圃前後相望升其堂則聞芝朮之芬氳游其庭則見竹樹之蔭翳雖容邇闤闠而山居巖處之趣備焉考成之日太守集賢王徵之率賓寮燕飲其上且嘉儲侍之美因題其顏曰靈香又賦詩以紀其事繼而作者貳車史館劉元忠也觀二詩則院與閣之所有皆可見矣後三年余自東陽赴亳社悒郡郵會故人留止過允之居因得一游目焉嘗謂桐廬郡溪山之清絕自晉宋以

来文士多稱述之往往載於題詠觀夫城邑閭井皆坦塗平陸葢與它州無有異也及登高而望則羣峰回環一水縈帶煙雲晻靄朝暮異狀不離指顧而萬景在目信乎吴越之佳郡前人之所稱詠不為虗談也而兹閣又占一郡之勝處高高下下皆有幽致是為端居造適之樂復以甘辛寒温之上味給人朝夕之求其為利固已博矣然則不得與夫競土木而誇閎麗者並也宜乎儆之元忠歎賞之勤勤如此因書所見以繼二詩之後

云時熙寧五年二月十五日記元祐元年正月十五日上石

題嚴先生釣臺　葉棐恭

漢嚴子陵先生釣臺距桐廬郡城五十里異時人迹罕至景祐中文正范公謫守是郡始即臺下構堂以祠先生親記其事屬丹陽隱者邵竦篆之刻石今存于郡廨又命會稽僧悅躬畫古衣冠作先生像于堂中既而過祠下望唐處士方雄飛之舊隱周覽裵回慨想餘風因

復圖其像于堂之東壁自是往来之人鮮不登堂致禮者激貪立懦非曰小補歳月滋久棟宇漸隳上漏側穿像亦故暗且地勝事絶至者喜留名迹而狂易之徒往往及像之面目甚非所以伸虔安靈聳人觀瞻之意迺以僚屬葺堂而完之始為塑像以易繪畫庶幾二高人之清標儼然長存而丈正公之遺迹愈遠不泯也元祐元年六月朔日朝請大夫知郡事延平葉棐恭題

勑賜唐二髙僧師號記　周邦彦

有二大士顯於有唐在新定城住阿練若咸舉宗教轉大法輪曰陳尊宿舍衆居守令賜號兜率以圓通門隨彼機緣引接沈冥度無量衆曰善導大師乞食城中處高峯山築壇誦佛從者三千開口發聲一一化佛重累而出方便善巧修淨土行其故道場皆有遺像而奉事弗虔稱號無聞為日久矣元符二年馬公玗来守是邦始致崇敬雨暘請禱如響答聲請命於朝乞加褒顯元符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命下賜尊宿號曰悟空禪師

善導大師為廣道大師明年三月十七日具花幡威儀表揭新號為僧伽梨被服二像州民大集巷無居人時方霔雨昏翳充塞導迎之初黄霧搴除赫日顯照開闔陰陽成於奄忽萬口嗟異得未曾有竊聞真一法中毫芒不立況此名謂何所加損然諸聖諦雖譚實相不廢假名故雖有漏世界十二類生外道狂解十禪那目業果酬答一十八天乃至信住行向地為位五十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唵摩羅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七種名字

乃至過去無量億數果地正覺莊嚴名稱皆依空建立初無實義以假名字引導衆生從佛至佛所不能已則二大士加號崇飾義亦復然法身現前亦應攝受而馬公夙植德本深達苦空示宰官身而作佛事平等施德如物蒙雨與者不有而受者不懷平等施刑如人觸刀割者無怒而傷者無怨故能嗣續真風尊禮先覺開發勝利為四衆首因緣會遇適當斯時知其由者可無人乎年月日錢塘周邦彥記

睦州政平橋記　江公望

太常丞李公勉之為是州也州人安之政之在事者有條事之在物者有理簡而不疏文而不害日閲百千牒訴應手而解老胥黠吏束手旁觀終莫得其間無終訟無留獄郡稱為神明乃歛然猶以民隱為憂州之南有大源其源西出於歙合婺水東注于大江夏秋雨淫二水鬬湍悍決溢齧高岸拔大木州人患之行道所會前值甌閩江南淛東郡邑之民源源而来後奠杭歙通塗

支道躡踵而至適二水之患弛負解橐駢肩重足徯渡
者積日依山之民平旦負薪芻裹果木之實趨城市以
貿朝晡之膳老穉仰哺至夜暮不得食工部劉公述創
為浮梁悉弭斯患出於倉卒未有為脩完之計者故不
五十年而毀矣前日之患復見於今日我儕心存之而
戚見於顔色州人相謂曰我儕我父母也豈以一浮梁
而貽我父母之戚乎各率緡錢付僧守慧等董其事木
美工善籌畫有度其衺相望睎人若巨擘其廣肩任負

戴雖若連雞乘雁交臂而分馳不相留礙力之所任百斛不墊隱若平地然會費無慮數百萬裒餘金粥田為異時修完之利水之東南有天寧佛祠是祝吾君萬壽之地百官走趨閱月而祝無有險艱此又食土之人所當竭力者也成以政和四年甲午正月丙寅二十有九日丙午越二月二日我侯率官屬如天寧以落之所以祝吾君也嘗請名於公望竊謂昔周之王使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楚火朝覿矣而川不梁歸告王曰陳侯國

必亡王問故對曰天根見而水涸水涸而梁成先王之教也又曰十月成梁夏后氏之令也先王不用財賄而廣德於天下者以此令陳火覿而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令也不亡何待夫川梁之廢興足以知政之得失安可忽哉先王之教寓之於政其令著之在法孟軻謂子産當大國之政區區於一濟人之惠而不知政法之在人也政法不行是無先王之教令也故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政平則教行所以得人心法行則令著

故民聽一而不惑是以此邦之人不出於驅迫歡然致力不一豪取縣官財賄咄嗟而成方来之人厚享我侯之德利非以政平故邪因以名之有覩其名而心惟其義不復為怠偷之政是橋也其利新新曷窮已哉越二日庚戌江公望記

九峯菴記

天下事不獨事始為難卒之又難事之始必於艱難慮患之時故其思深其力勤卒之者常在安逸無事人情

輭熟之後困不縱弛怠偷鮮克有成僧智日以九峯造立卒業具述本初屬余記之余猶能憶少時之游敝屋數間入其室闃若無人僧醉寢藍縷過午未飯然其山峯之羅列者九肩差踵後襟繞帶絶漫不省出入蹤徑竹松茂密光景蔽虧窄窄閒摧枯拉朽聲不見其人距郡城不數里若在深雲杳靄間靈區奥壤鬼神靳惜不以示人居之久難其人也比丘清鑑行高德鉅心地穩密州破甲乙以鑑來尸屬久敞之後用力艱用心益精

敏居無何人化其德施手開展締構一新既而以老告州復用甲乙以其徒智日代之方艱難慮患之時非鉅有才德莫能經畫圖回一代之成績不可不吝其擇甲乙非其人安可使也有維有綱既立既張凡百悉蹈繩檢世其業雖中才可也況其人精悍多智晝苦身克意雖在安逸無事人情軟熟之後毅然有為以卒其業事無固必顧得人如何耳蒐之甲乙何負於人哉佛有新祠寢飯有堂庖有儲有饎湢有室鐘有架屋纍然坐方

丈其徒烏呼稽首成一保社日之力勤矣哉諸峯著丙方者最為秀絶易佛祠值之其盛固日之力然形勝古有之政和五年乙未記明年二月甲戌書之

興福院記

凡出於心之所同然者雖夷夏異區貴賤愚智少長之不相若寖寖歴數十百年得之者如出一揆心猶虚空無毛髮介然空缺處谷滿阬滿牛豕鼻喙滿汙邪甌窶滿提攜負汲亦滿終莫有德其賜者盖終身由之不知

其然也至於灑然若醉醒夢覺當有自来矣何邨建德一聚落土風沃美兒田婦桑無有呰窳功不十而利百之家饒財桀驁易侮之心生使酒尚氣椎牛博戲攻剽為姦馳死地如騖一旦强力惡少革心為善良門閭櫛比唯善之為慕西屬天寧佛祠學道者過而問焉東北距興福是院廢於保昌至錢氏復興歲在癸亥越甲午凡一百五十有三年政和初名額僅存積垣廢阯皆黄茅白葦飛走交午敞屋三數間居者無復僧事僧壼皷

出緡錢八百萬施者亦如之建為殿者四能仁僧伽法輪十王之像設焉閣二鐘經庾櫝具在殿之陰為演法堂次為函丈之室挾以海會香積而門廡浹之凡諸莊嚴之具佛比丘諸所受用無一不備人之錢既入而探諸囊中如曳九牛之尾八百萬錢出於荒山窮裼者之手若非超然感悟越一切拘攣之語與其徒而應之者若泝水趨下茲有以啟之者焉得於所同然者也由一佛祠破慳貪之疾化而為一鄉之善俗由一鄉化而為

一邑之善俗其利曷窮已哉刑毆之不若訛其心使自得之故曰得其一萬事畢斯一也擬心即二馬有問速化之術余告之曰知此而已五年乙未工畢明年八月丁酉江公望記

龍泉院記

龍泉一斛水爾有龍常所託止焉名風霆疾呼起雲霧出肘腋間俄頃嘉雨四洽邑民德其賜作佛祠而庇焉因以龍泉名其祠靈區奥宅神物之所託是故山川草

木沃潤而清美代有異人出馬有諸禪者莫知所自其
高道祕行人亦不知託於龍以福此方之人民以旱告
甘澤之應若谷響馬故歲多穰而民力以饒僧奉齊錢
忠懿王嘗名演法華文句於竹林寺學者數百雄經鉅
論博觀泛覽精簡妙義析秋毫矣歸老人漸其餘悔臯
遷善為一鄉美俗可良四代孫也以禪學住本邑保安
禪院一日有豕逸於屠刃之下徑趨而跪伏亢而視若
有所訴而不得言頃之屠者至亟執之哀號可憐以金

易之豢養久擾如善良之人畜無知也能逃死於萬無一生之地知所擇也知所擇謂之無知可乎不逃於比閭之居而逃於佛祠不逃於它比丘而逃於善知識余譬之善良之人不為過矣凡有心者物之偶也有偶則爭興唯無心故有心者歸之非有道者不處也師退居烏龍邑人挽之而不釋顧修故龍泉院以為師處焉寢金粥材為殿一區法堂丈室兩廡三間悉具誦閱有經製為樞藏以待未暇閲者挽之以行燕居有室以需四

方學者之至仰高明俯清泚宴寂之餘以為興居之適又有所謂水閣者在焉成於政和六年丙申三月壬辰越丁酉良屬余記其事一斛之水甚微龍託之而神變化自如霈為膏澤以福於人而佛祠託之以興一冡之生固不足道善知所擇而良之道行益著而佛祠託之以不廢矢激則遠水激則悍登高而望則見遠順風而呼則聲益厲所託者然也至於離人而立獨無所事託而良之道吾不得而知也

唯菴記

真悟老禪脫烏龍之縛結茅於其山之西岡以為宴休之地余一日訪之行新田間決決水流可掬可漑入其徑松杉青潤邑邑欲染人衣祴未到三數步小童候門一犬吠唶唶應竹作聲自是一山川風物楹桷無藻飾函丈之地唯留一榻牀數隱厚經行之餘兀然危坐坐久即卧安穩無它苦與余說普通年前事率皆無味之談聽者欲寐余將歸肘余曰為我名此菴余名之曰唯

菴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釋之者曰唯遮境有識簡心空遮有則一心獨照簡空故萬法㨾然心法相望非不二境余别為之釋曰三界唯心一心唯菴不遮不簡唯境唯心聽者霍然失寐掉頭拊髀爵躍而歌曰心唯菴兮菴不知但見白雲朝起東山飛菴唯心兮心不住明月前溪夜流去朝朝暮暮何時了是中本不同生老一衲蒙頭百不為又是青山歌好鳥歌罷真悟老與余相目一笑解袂以歸釣臺翁江公望正月十九日記實政和

丁酉歲也

改定川門請僧看經疏文　呂希純

伏以川在境内斯民所依水由地中於性為得粤維新定之野適處兩溪之交爰自比年以来頗違潤下之理顧兹城闕容控津塗乃涓令辰載揭嘉號集禪關之清衆課華藏之祕文並集勝縁庶申善禱謹於南山廣靈禪寺請比丘八十一人就定川門轉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八十卷行願品一卷並用回向歙婺兩港一切

龍神伏願由斯法供諒乃誠祈仗慈力之無邊運神光
於莫測妥安源流之道永却驚瀾保佑室廬之氓俾諧
寧處伏惟三寶俯賜證明謹疏

請刻石跋 江公望

歙婺二水為睦州之患歲必一至或再至焉壞城決隄
敗積儲毁廬舍中夕弛備遽及寢户居民破屋以出其
不為魚亦幸矣前昔州郡患之終無扞禦之策雨久作
二水爭行山夾岸如束壅遏不得去故有是患非可與

智力爭也舍人吕公盛德君子愛民出於誠心嘗祭二溪之神其文州人猶能記其彷彿水潦暴行更相遜避若兄弟然詞意惻怛惜乎不傳易門額為定川揭之日復有文請禱於釋氏由定川而後凡二十有一年不復有水患水無情也可告語者神爾神與人不可以言語傳也所可格者誠爾誠不可以虛拘也所以達其誠者斯文在焉訪求累年今始得之願刻諸石以貽將來不墜斯禱惠莫大也政和四年甲午二月初五日江公望

書

嚴陵集卷八

嚴陵集卷九

宋　董弅　編

雜著記疏

重建兜率寺記　羅汝楫

汝楫少時以事過新定子城之北連闤洞開者屋數千楹目其榜則兜率寺也即時游焉祕宇屹然以高缭舍窈然以深支房别院重樓複閣内外整整足為望剎念

此邦薄力向非它州比僧居之陋取蔽風雨而已迺獨雄盛如此諒非偶然呼寺僧詢之實唐陳尊宿故居陳得法於斷際當時緇素歸重加姓其上以尊宿稱太守陳操師事之親受法要事見傳燈録後世追仰其人相與飾此遺武無足怪者及得舊碑讀之乃開元三年台州刺史康希詵文其敘輪奐之美反復至數百語詳其語往往過於所見則寺之雄盛舊矣不因陳僧而然惟是數百年間相繼增葺久而益新亦豈無所自耶紹興

十四年予来莅郡事則寺以焚毁啓興廢之不常為之悵惜久之它日與客語偶及此客持三說以起廢為丘墟小庵嚴奉有所未至此兠率不可不復者一也疇昔寺無恙時徒衆如林計今所存尚復不鮮或至散處市肆行業俱墮三尺所禁豈𤻲坐視此兠率不可不復者二也寺占形勝之地密鄰州治廢址蕩然無復藩籬居人築塓之用取給于此畚鍤日至氣益以索此兠率不可不復者三也是三說固不誣屬當巨浸之餘公私屋

室摧圮過半方務悉力營繕何暇它及比就緒得請奉祠蘇使君寔來繼予使君頃守嚴有惠愛未幾復臨舊治民習其政坐以無事先是兜率之廢天申節齋禱即詣烏龍山寺遂為故事使君喟然嘆曰天下州郡皆即在城佛館以嚴歸福之洪而吾州獨不爾乃率僚佐走郊外亟拜而返權宜可也萬一重修之事少有不虔稽察惟艱其何以自安州雖陋顧不能新一刹乎其意殆在兜率未遽發會有以林木獻寺者所得類皆瓌材其

數為多寺僧祖照德淵輩相與經畫興復不籍于寺而願預其事者曰惠空僧正慧端實總護之於是分詣大姓乞其功用之費遠近響應無不樂施其或無積貲者人授一瓿使日輟贏餘置其中伺其滿持以歸我錙銖積累初若微甚卒至於不可勝計事賴以濟是役也經始於十七年冬至十九年正月以訖役告凡為大殿者五間山門十有一間兩廡四十有二間為廳事者二侍長貳暨官屬之至斜廊六間附焉惟法堂戒壇舊所有

姑因之餘皆煥然一新又僧守越募工為三大像夾侍六人如諸方之儀有穆其容瞻者增肅餘力對飾湧壁曲盡其妙予居比郡聞寺成意前三說者有以啟之及傳使君言則其享上之誠惟恐不至彼三說者抑末也常觀天保之詩一章曰俾爾單厚二章曰俾爾戩榖三章曰以莫不興以莫不增末章則又取物為況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古人歸美其君者惓惓如此葢臣子至願在焉不嫌於繁令史君顒

營精廬以申此志而革一時權宜之例玆亦勤矣況復誠之所感化荒榛為梁棟易朽壞為瓴甓宜無難者天下事其有不可為者哉此寺唐神龍初中宗所建號中興寺既而改龍興國朝大中祥符元年始賜今名紹興五年宿兵于此一夕遺火蕩盡寔正月八日迨玆十有四年矣適使君再至乃始成之豈其成固自有時也使君名簡眉山人黄門先生之孫才行兼優克世其家父侍郎公春秋高益康寧人以為豈弟之報寺成云始辱

以郡人意致書求記義不得辭因為敘其本末而繫之

以詩其詞曰

兜率在天惟佛之居抬揭美名責此精廬棼橑翼然

金碧爛如妙極人功與天不殊犖犖老師宗門之傑

於焉利生機鋒雷掣擁笏蹲拳擔囊竭屨仰止高風

千古不滅鋒鏑之腥實穢戶庭災延萬瓦炎埃冥冥

載夙告祥維其乞靈無所於寄遠走林坰穌徯再至

念此咨嗟事有不虞臣子之愧既發其義亦佐其費

緇徒奔走以承其志寶殿有嚴擁以脩廊毫相居中巍巍堂堂淨侶咸安勝壤增光老師之奉出于衆香嗚占里社靈場再肅以戒以告毋慢毋黷義篤亭亭不私其福於萬斯年惟吾皇是祝

均減嚴州丁稅記 詹元宗

嚴依山為郡地狹田少厥土燥瘠勞於播種其民貧窶艱於粒食惟陸耕是力惟蠶桑是務惟蒸茶割漆是利其父兄子弟役役終歲僅得以無饑至於供億公上則

又不堪於煩費浙之俗謂夫貧而嗇者莫嚴若嗇豈其欲哉貧累之也聖天子出治以仁視民如子嚴之貧聖天子知之矣聖天子不忍其貧而丁稅偏重也慨然念之迺下均減之令命大臣以董其事命監司以稽其實命守倅以欽其承曽不閱時汔有成議計嚴之丁凡十有七萬五千七百四十人減絹凡一萬四千十二百九十二四為錢凡四萬七十一百七十緡以沙田蘆場之租補大農歳入之數令既下而嚴之民力寛矣昔也人輸

絹率一丈二尺八寸今也七丁率輸絹一匹則昔之取者以其十令之取者以其四嚴之貧民始被無窮之惠猗歟大哉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竊惟君之與民其勢若相曠絶而其實則相資以為養民非君不養也君非民不可自養乎穀粟非民孰與食之絲枲非民孰與衣之君之賴乎民者衆則其取於民者宜亦有制矣蓋為富則有不仁之政知予則得為取之方輕則貉重則桀二帝三王之所不由也聖天子躬行二帝三王之政其於斯

民豈一日而忘之哉非能以天下藏天下其能捐利以予民乎非能以民之心為心其能約已以厚下乎令下之日六邑民大和會謳吟鼓舞薰為叶氣自是蠶麥告登穀粟荐稔有年之應縁類而至夫豈偶然也哉先是嚴之習俗苦於丁稅之苛有貧不舉子之患至是不復有聞今歲之春城居之民有一産三男子者輿人之誦以為均減丁稅之效其應之速猶影響也故德不修則干戚之舞不可以來遠誠不至則宮商之奏不足以降

神物有相感事有相因自然之理也亢宗不材幸得承乏為長吏獲與斯民親被實惠懼無以侈聖天子之賜謹以顛末鑱諸石垂諸方来且以託名於不朽乾道癸巳七月壬辰左朝奉郎權發遣嚴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事詹亢宗記

重修嚴先生祠堂記 呂祖謙

縣東陽江而下經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葢東漢嚴先生遯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孫

吴析富春為桐廬是瀨亦来屬馬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為釣壇即今之釣臺也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紀蓋亦犹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為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廬文正公之游釣臺也嘗絶江訪其遺迹以其像置祠之左文正公沒郡人思之不忘遂侑食於右坐馬嵗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

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為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顙圮若是可乎顧急於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力新之時祖謙病廢卧旁郡公以書見諉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學夫豈區區呻唫佔畢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其舊薄海內外臣子之責塞矣亦何必奮臂於其間哉沒身丘壑固先生之素尚也帝睠焉有懷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得非在庭諸臣奉命承教之不

給未有當帝意者耶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為理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重為故人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涴之觀與侯霸尺牘剴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猶惓惓未能忘耶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嘆施及後世賓友者儉遂為家法士之聞風興起者堅節正操見危授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納雲臺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也枝必類本韻必報聲使

先生徼有意於傲世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為西晉之清虛矣而東京之俗久而益厲名檢之外綜理幹略亦往往高出後世泝而尋其源則建武之高節孰可訾耶至於節義之敝變為亢激特時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耳非造端者之過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来主斯地祀典始舉曠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耶今公作妆復大葺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泝沿下上者欵門而心開升堂而容肅風清樾濯寒泉哦山

高水長之詩致足樂也則公豈專為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繚山作亭以待憩或革或因面勢位置各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非大指所序故不詳列公名燧字照鄰臨江人也主其役者司户參軍吴桂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朝請郎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沖佑觀吕祖謙記朝請郎新潼川府路轉運判官虞似良書

重建嚴先生祠堂記　陳公亮

惟得道之士然後能全其高惟樂道之君然後能遂其高惟慕道之賢然後能崇其高先生漢光武之故人光武既有天下先生獨隱淪漁樵間非傲軒冕也而軒冕不能汩非恥功利也而功利不能汚玉之潔冰之清後世無得而稱焉非得道之士能之乎光武為中興英主思故人而訪之既至同寢處無間非不欲寵之以爵位厚之以稍廩乃縱其飄然長往終不敢屈非樂道之君能之乎先生沒千有餘歲迨我本朝文正范公来典是

邦始即其漁釣地設像建祠爲文以表大之歲久棟宇頽圮淳熙庚子太守蕭公燧復加繕治易腐支傾亦既載新未幾守僧不戒于火一夕煨燼公亮始至恖然有動於心方度材會役未及有爲明年提點刑獄劉公穎以職事按臨相與嘆息迺與安撫張公杓轉運錢公沖之提舉石公起宗各捐緡錢來助其作其致志卓越㝠然與文正相望於百五十年之間非有慕道之誠儔克爾哉于時歲事再登工力頗裕視前之輪奐有加焉曰

三賢堂曰客星閣曰招隱堂曰羊裘軒規摹高聳皆踰舊制且別創遂隱記隱二區以翼於三賢堂之左右寓僧有舍休客有館山巔之壇有亭闢登壇之道而級之以石道先有亭以憩視壇稍遠復為亭於中以便游者閣之東偏有泉其色如玉亦亭於上牓曰玉泉因筆其始末以昭諸賢使者崇髙之志云淳熙乙巳十有一月朔郡守東陽陳公亮記錫山尤袤書開封趙公孚篆額

重建貢院記

嚴陵為今三輔士風日隆頃當大比應詔者已三千人郡舊有貢闈夾于兩寺之間其地湫隘喧囂其棟宇卑陋淺窄不惟不足以容殆非朝家嚴科制崇儒禮士之意然而郡治瀕溪每遇梅潦之溢則滈浸城市居民奔迸遷避往往即官舍佛廟而羣處焉予被命初首訪是邦利病咸指水害為急特未有以賔興之所言者比至往覘之而氣象蕭索若是其甚大以弗稱為恐竊謂避水所急也取賢斂才之宮尤不可緩也得一賢人則天

下被其福得一才士則天下蒙其利始予固欲得高爽地築室數百間為吾民避水計而名不雅馴與其區區惟水是防孰若一新禮闈以振士氣使它時賢能由此而出將均其施於四方豈是水之足慮萬一交流暴漲有所未免不妨斯民蟻赴而蜂屯庶幾一舉兩得焉謀既定會婺守待制洪公邁以名命經筵館于是因以見勉於是相陰陽審面勢得地於州序之西偏計其廣袤適足以當堂廡之地層巒前列秀氣可挹崇岡後峙旺

勢歸然真角才戰藝之場摛藻振奇之地同僚觀者咸曰休哉乃鳩工度材授以規摹政事餘隙必身督之別駕二三公既日相從於蓁叢中而諸邑令佐又悉能勸相率富室之樂教者以助其直亦可以知衆心所鄉矣經始于乙巳之孟冬迨丙午王正告成費不病夥役不歎勞為屋凡二百間内外小大略備簷楹飛聳梁棟屹立望其中則儼如視其傍則翼如井井繩繩端若天造而地設焉或謂其地蓋熙豐間貢士所司諫江公公望嘗

於此取科級兵寇後文記不存無以考證豈好事者附會其說以張斯舉乎不然則廢興各有時信非偶然者因以紀於其末淳熙丙午三月一日朝請郎權知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借紫陳公亮記浚儀趙仟之書

書瑞粟圖下

淳熙十有二祼皇帝將以冬日至郊見上帝明年太上聖壽八十預於十二月朔奉上尊號冊寶用正月一日行慶壽禮天地並貺神靈懽喜產祥效祉不知狀名維

時嚴陵實太上之潛藩今日之輔郡迺生瑞粟錯落原
隰或一莖而兩穗三穗至于九穗或一穗而兩歧三歧
至于五歧嘉祥創見目所未覩視周禾之異畮同穎漢
穀之一莖六穗殆異世而同符豈非以穀粟者常庖之
所需奉盛之所告厚民生而示至和皆於此乎見之今
聖主事天事親兩盡其誠而又務農重穀軫于淵衷宜
其叶氣薰蒸蔚為嘉瑞不于草木而于穀粟不于庶邦
而于潛藩近甸列歧駢穗昭然以彰厥符不亦休乎公

亮屬守兹土因邦民来告不敢輒隱既圖之聞于朝以備國史之登載復鋟石郡齋爲一時之光云乙巳十月既望知嚴州軍州事陳公亮題

浚西湖記 錢聞詩

澗水瀍水周以都洙水泗水魯以國周三代之盛魯列國之尊都焉國焉資水乎曰都國之建士欲秀民欲阜不資乎水則二利莫致也烏龍嚴山之主来自東北聚氣于于州治按之午向得水山生旺西南方利瀦水令

有湖此方歲放生祝聖壽古碣揭于岸湖方四里南一

里僅有水餘皆赤地草芃生牛馬豕羊牧馬岸北溪長

數百丈久無浚者砂石積平岸夏潦秋霖水漲抹岸漫

民屋廬入湖澎激湖南岸為河長三十丈深濶三丈水

注江地理之說謂水山水利生旺来宜西南利衰病去

宜東北今西南去無東北去水反陰陽之利始知郡今

空之人多貧少富室士登桂籍赫赫聲名不如舊皆害

於水而又不能廣封人祝聖之意聞詩深念之郡丞木

暇理適經常外有輸入者可當浚湖費溪則不給因命縣官諭等第家浚溪彼欣然如諭各分丈尺浚繼命郡戎官趙善特偕建德宰邵進尉李唐卿督浚湖役季冬農隙以善價募夫一日得數百坌集喜甚鋤者钁者杵而築畚而貯者奮千萬指力不怠湖啟得大小石千數築澎激岸層石層土柵以木壓大方石其上凡三埂埂用工千屹若城壁已絶西南去水而東北無去水路議導焉而有父老告昔東城址有大壕注湖水入城洄洑

小湖者三與外溪水會龍津橋揖州治轉東南入江可訪也一訪而得壕廣丈餘居民侵塞為屋為圃者半不知幾歲月也委曲諭侵塞家皆願如古界還官令湖水入東津江凡五里一壕翕淪而下無礙者矣又慮溪砂石日積久復為湖害思所以利其後者乃囑監浚湖官就畚湖土填堤得屋地百餘丈匠屋為民居三十四募僦僦直度日得緡錢委尉日積三歲及千緡餘用以浚溪若湖涸亦浚利遠而無窮也夫水行地中猶人血氣

之運經絡經絡塞則壅耗則枯聚而不散則潰行而不
安則逆今水塞矣無壅乎耗矣無枯乎聚而不散無潰
乎行而不安無逆乎經絡病人水病國一也湖之四病
悉去疏積年結伏之脈暢一時清明之氣鱗甲游而樂
士民喜而泳壽吾皇而福吾土有既乎夫周資水也我
菁菁棫芃芃士秀矣千斯倉萬斯箱民阜矣魯資水也
浴而歸雩而舞亦秀也昌而熾壽而富亦阜也嚴一同
地周非所擬庶幾焉魯也聞詩哀晚假紱行且去同志

者来繼時魯風盛矣當有頌僖公者然湖以放生名要先頌聖壽魯為後天子萬年天子萬壽一頌之再頌之又頌之如嵩嶽之三呼焉可也淳熙十六年春三月二十有四日朝奉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借紫錢聞詩記朝散大夫直顯謨閣新改差知福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主管福建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馬大同書

看經禳水患

竊見城外江流正當歙婺二港之衝每歲夏潦秋霖江水暴漲浸漫階岸漸沒屋舍居民愁苦深可憐憫近閱嚴陵集曩日太守呂公希純嘗命僧八十一員轉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行願品一卷回向二港龍王一切龍神由是二十一年不復有水患呂公希純之跡江公公望之跋可驗不誣聞詩痛念斯民之苦既聞是事敢不修設再集勝緣云云

右伏以罹水災於今日哀此居民稽故事於昔年妙哉

善果守千里為其上者軫一念其能已乎睠此小邦衢
夫二港吕刺史之誠既驗江諫議之跡猶存粤惟後人
要踵前蹟誦真經八十一卷得自龍宫安户口數千百
家免沈鼉窟况兹土少而甚瘠而爾民貧而多艱使安
集而居猶不能處苟漂蕩而散其何以堪敢冀龍神尚
尊佛教護法不忘於素願救人常切於道援消厥罰之
常陰俾彛倫之攸敘江平巨浪地刬積沙靡髙下之爭
陵如弟兄之相遜岸無為谷水常行於地中民恙奠居

福自来於天上謹疏

嚴陵集卷九